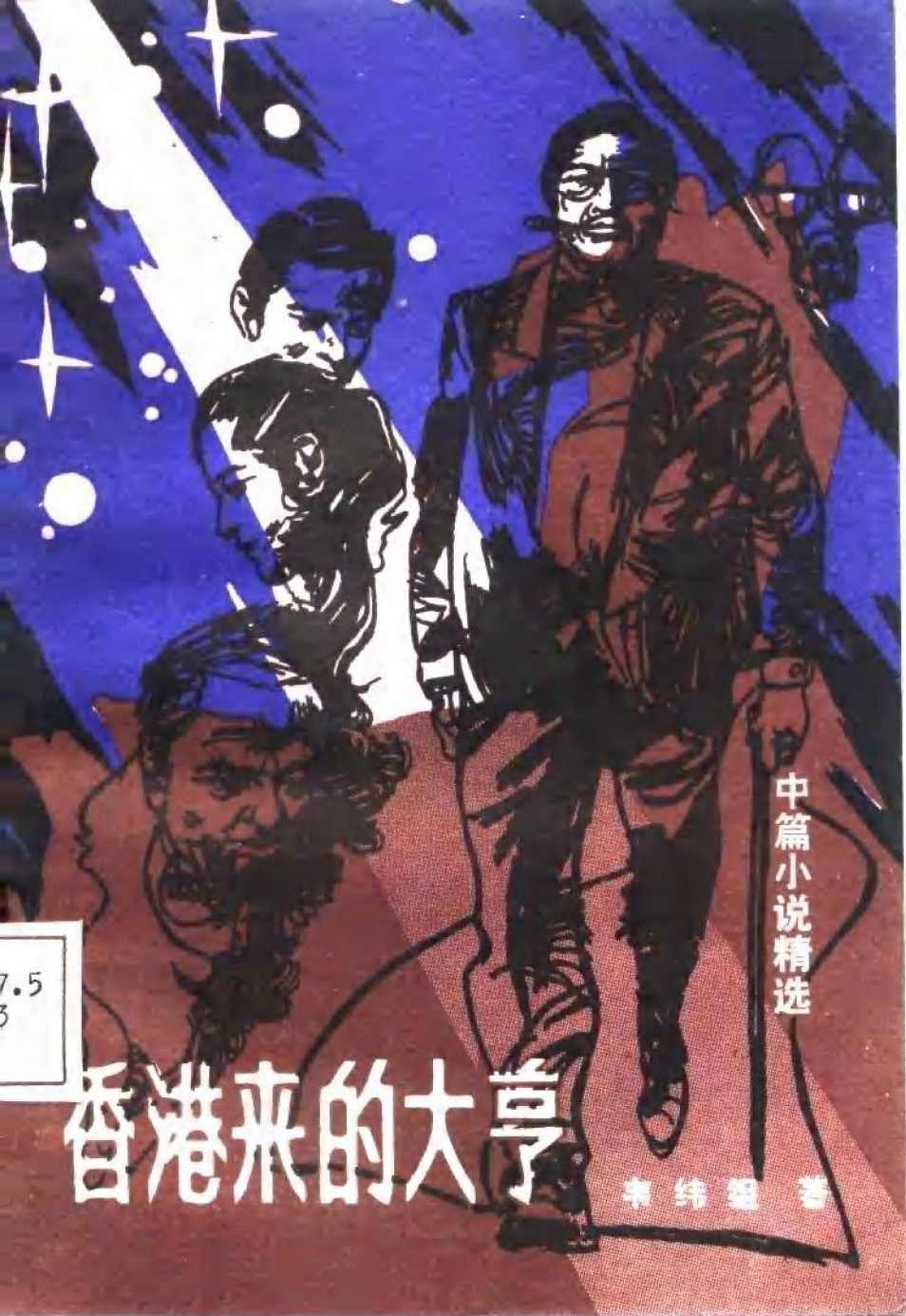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7.5
3

香港来的大亨

中篇小说精选

韦伟强 著

香港来的大亨

韦伟组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香港来的大亨

韦 伟 组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贵县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.5 字数 150千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40,000册

ISBN 7-5363-0163-4/I·30

定价: 1.58元



壮族作家韦纬组

韦纬组，广西区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理事、南宁市文联主席、《红豆》文学杂志主编、《小说月报》特约编审，五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发表过《南国儿女情》等数部中篇小说、《又是一年三月三》等四十多篇短篇小说、散文数十篇，在广西第一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均有作品获奖，散文《绿柳情思》获《广西文学》优秀作品奖。其作品多次在电台播出。

目 录

“满堂香”主人历险记 (1)

这是写一个农村青年黄木茹到城里做生意的经历。小说波澜迭起，惊心动魄。

起死回生的新郎 (60)

一对新婚夫妇，享受了洞房花烛夜的欢乐，突然双双死去。福祸相倚，岂料准备入木作古的新郎蓦然间起死回生，然而把新娘的棺木打开，她确是真真正正死了。书中充满了传奇色彩，悬念一个接一个，使你惶惑，使你惊讶，使你信服，使你沉思。

香港来的大亨 (103)

写的是两个香港商人在内地互相算计的故事。本来是黑字凿凿的借款收据，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示的时候却变成白纸一张；本来是写着明确数字的支票，到银行取款时墨迹全无。尔虞我诈，真真假假，扑朔迷离，如魔术变幻。

王“团长”成亲 (148)

野人之恋 (170)

当女主角被坏人暗算的时候，拯救她的竟是满身毛茸茸的野人。她似乎幸运脱险，而实际是陷入了更为痛苦的深渊。

姑娘！等一等 (208)

《王“团长”成亲》、《姑娘，等一等》从不同角度反映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人际关系，交织着诚挚的爱和悠悠的怨艾，构成了曲折动人的故事。

“满堂香”主人历险记

一

出师吉利的喜悦，使黄木茹满脸春风，走路身轻如燕。他神采飞扬：小分头梳得整整齐齐；雪白的的确凉衬衣，米黄色的直筒裤，搭配得挺和谐；脚踏丝袜、皮凉鞋，手提一尺见方的拉链皮包，乌光油亮，象个大干部参加什么高级会议回来，直向“满堂香”走去。

夜幕初降，万家灯火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青年男女，怡然自得地“拍拖”过市，时而发出一阵欢声笑语。成衣摊点播放着红线女唱的粤曲唱段，以招引顾客的青睐。饮食行业也有招式，烧鸭摊的主人，为了表明“货真价实”、“童叟无欺”，贴出“告白”：“短称一两，赔款一元”。小吃摊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，高亢的，柔和的，清脆的，低沉的，象多声部的大合唱。

“城市跟农村毕竟不同，白天夜晚都一个样。”木茹看着眼前的景况，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。

他出娘胎以来，一直在山村里过日子。青山绿水，田园牧歌，恬静、清雅，他领略够了。如今他是在另一种环境中生活：五光十色，终日喧闹，热烈、紧张。人们为了一个“富”字，奔忙着，竞争着，真有意思。“嘿嘿！”木茹想到自己眼下正做的十万斤西瓜生意，暗暗得意，仿佛一伸手

就能抓到了一大捆花花绿绿的钞票。

“大佬！吃碗爽口牛巴粉啦！”

木茹的耳边响起了甜脆悦耳的声音。他停步定神一看，一个戴着白帽子、扎着白围裙的姑娘，正笑盈盈地向他招呼。对方和目善眉，脸蛋还挺俏哩！木茹真想坐下来“光顾”一番，但他如今确实时间太紧，只好含笑谢绝。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在小圆桌边的一位顾客时，却愣住了。

那是自己的哥哥黄炼钢！他向来生活节俭，一个铜钱恨不能掰作两瓣用，从不轻易上街吃东西。头回进城来，还自带用荷叶包的糯米饭，省得花钱。今晚，却破例上街来喝酒了。他一个人独斟独酌，面前的桌子上，摆着一碟白切鸡，一碟卤猪肚，半瓶葡萄酒。

“哥！你在这里喝酒！？”木茹站在炼钢的身边，轻声地说。

炼钢听得出弟弟的声音，但不理睬，心里却暗说：是呀，我喝酒，以后天天都要喝！能吃就吃，吃下肚子就是自己的东西；把钱留下来，说不定哪天全部落在别人手上，那时干瞪眼，白伤心！

木茹见哥哥不搭理，知道他还在生自己的气，平和地说：“哥，我正要找你哪。西瓜都集中起来了，今晚就送火车站托运。明天我就押运出省，店里的事都由你照应了。”炼钢没吭声，把筷条横放在桌上，纹丝不动地望着。木茹猜想哥哥的心已活动了，又说：“哥，你要在外地买什么东西吗？……你还有什么交代？”

“我几箩筐的话你不听一句，还说什么！你能干。你穿州过省、飘洋过海去捞世界，你去你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有朝

一日做乞丐回来，你自己去向阿爸交代……”

有人说，山里人的脾气象山中的水，不声不响地运动，突然又石破惊天，狂奔直泻。炼钢说话的声音越说越大，惹得周围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们。

二

炼钢和木茹是壮乡那回村人，同胞兄弟。炼钢出生，正值大炼钢铁运动，父亲便给他取了这个名字。木茹出生在瓜菜代、吃木薯粥的年代。阿爸抱着他，感慨万分地说：“孩子，你偏在吃木薯粥的时候来凑热闹，你就叫‘木薯’吧！”因“薯”字笔划多，后来改用了“茹”字。两兄弟相貌相似，方脸高颧，眼眶略深；但性情却大不一样：炼钢沉静，少言寡语，听长辈的话，叫向东不走西，叫朝南不去北。木茹活泼，争强好胜，脑子好转动。村里的人评论：这两兄弟，一个是木棒做的心肝，实笃笃；一个是莲藕做的肠子，心眼多。

这些年月里，不管城里人，乡下人，都在翻肠倒肚想找生财门道。一天晚上，木茹的父亲正沉思着；蓦地心头闪出一道亮光：到A城去开个水果店不是很好吗？对！虽说这城市不算大，十来二十万人口；但它靠着铁路边，交通方便，来往人多，是个做生意赚钱的好地方。况且，那里还有亲戚，亲戚的房子又宽敞，可以向她租来开店嘛……

木茹父亲越想越开心，全身血液沸腾。

他在A城里的亲戚，是自己的堂姐，木茹称她为三姆。三姆早时跟镇上的生意人结婚，临解放时，全家迁到A城谋生，在繁华街买下一座房子，砖木结构，上下两层。前几

年，丈夫过世，儿女在外地工作，只三姆一人守着房子。木茹父亲虽说跟三姆是五服以外的姐弟，但乡里乡亲，总算还有点情份。往时，木茹父亲进城办事，少不了捎带些土特产来看她，关系不错。当他提出租房子的事，三姆果然一口答应，还说：“我在外地工作的老二三番四次写信来叫我去跟他们住。我正愁着没人看房子哪！既然你们来开店做生意，我也省麻烦了。”木茹的父亲直乐得心花怒放。

他们跟有关方面洽商，办完各种手续，接着修葺门面，组织货物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今年春节，“满堂香”水果店鸣炮开张。父亲还是在乡下务农，把担子压在两儿子身上，炼钢、木茹成了城中的生意人，“满堂香”也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了。

但是，不久却发生了一次争吵。“满堂香”经营的都是地方产品：香蕉、凤梨、柑、橙、果蔗……货物新鲜，售价偏低，生意蛮顺畅。炼钢心安理得，而木茹总觉不够瘾，说：“哥，我们的生意做得小，要做就做大世界嘛”“你总是想伸手摘天上的星星作银锭，做得到吗？小塘养不了大鱼。‘满堂香’就是这么个小店，还能做什么大生意？”炼钢最怕木茹搞新名堂，带着奚落的口气说道。木茹说：“做生意就是要讲‘周转’，货如轮转，客似云来，日进斗金。我们在报纸上登个广告，商店名声大了，顾客来得多了，生意就做得大罗！”炼钢一听说要登报，眼睛睁大了，问：

“要花多少钱呀？”木茹胸有成竹地说：“不多。米莎跟我说，只要交给她五十块钱，她包了。你可认得米莎吧！？”

“米莎？就是那象条狐狸精一样的城市妹仔吧？我一看到她就恶心。你少跟她来往。”木茹却没那样看米莎，可是，见

炼钢生那么大的气，也就不出声了。他悄悄地塞给了米莎五十块钱，托她帮办理登报的事。过了几天，市报上以《农民进城办商店好，“满堂香”价廉物美》为题，把“满堂香”吹了一番。木茹这才喜洋洋地把事情的始末讲给哥哥听。炼钢却皱起眉头，对着报纸愣了一会儿说：“登广告要付钱。这是新闻报道，不但不付钱，还得稿费哩！你怎么还要给那狐狸精五十块钱？傻瓜！”木茹被问得哑口无言。炼钢接着把他数落一番。木茹脑瓜骨碌碌转了一会儿，反驳道“煮的要钱，炒的也要钱，反正登了报，管它那么多！人家有本事让我们店上榜，付点酬劳不应该吗？况且，报道比广告省钱，名声更好，花五十块钱还不合算吗？”木茹说得振振有词，炼钢总是消不了气。那时，正值几个旅游团体路过A城，大家看了报纸，慕“满堂香”之名，纷纷前来光顾，店里刚组织来的两汽车水果被购买一空。炼钢尝到了甜头，情绪才好了些。

可是，这一回木茹要在市场上突击收购十万斤西瓜，运往外省销售，不管怎么说，炼钢那牛筋脑瓜就是转不过弯来。投放几千块本钱，可不算少呀！运货出远门，人生地不熟，行情变化快，吉凶难料，怎能去冒这样大的风险呢？木茹想：“不下深水河怎能捉得大鱼？”兄弟俩一个是多虑，一个是自信，争吵得面红耳赤，以致互不理睬，各行其是……

三

中心广场旁边的空地上，十万斤西瓜堆成一座小山。“瓜山”的旁边，一个小青年蹲在地上，百无聊赖地吞云吐雾。这是米莎替他找来的临时守货人。离小青年三四米的地方，一位姑

娘心情焦躁地来回走动。她身材窈窕，打扮入时。头上扎着马尾巴似的发式，走动起来晃荡不止。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脖子上挂着金色的项链。胸前乳房高耸，明显地看出有人工的痕迹。天蓝色的短裙下摆遮不过膝盖，长统的肉色丝袜直套到大腿上。这就是米莎。

米莎不时翘首眺望，象在等待着什么人。当木茹出现在视线时，她禁不住跺脚频频招手，待木茹走近，米莎半怨半艾地说：

“哎呀！你是怎么搞的，这个时候还跑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木茹暗暗吃惊。

“铁路那边变卦了！”米莎气愤地说。

木茹一听，脑子“轰”地炸开了，方寸乱尽，六神无主，干瞪着眼，一会儿才问：“上午，你还说火车站计划科的张科长答应托运了，怎么会变卦呢？”

“不错。张科长原先答应得好干脆。可是下午五点钟，我再到火车站落实运输的事，不见他了。我找其他办事人员，都说不知道这回事，张科长没有交代。我焦急起来了，好不容易找到他。他说，‘有个公司包了整个列车，还装得满满的，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，实在没办法了。稍挪后两天怎么样？’我跟他泡蘑菇，中华牌香烟抽了一包，就是打不开闸门。”

木茹频频眨巴着眼睛，心里急得象油煎，不住地搓着双手。

天黑沉沉的，象一口倒扣的锅头，一颗星星也没有。空气沉闷，不吹一丝风，木茹感到全身燥热，额上沁出汗珠。他脱下衬衣，两手狠狠地抓挠自己的头发，烦恼地走来走

去。心里想：商业行情，瞬息万变，要是耽误了运转时间，露天堆放的西瓜，不及时运走，日晒雨淋，只要几天功夫，就会被沤坏，连血本也要丢光！

“轰隆隆！”南边的天上响起雷声，闪电象银蛇在云间跳跃，木茹大为惊慌。他扭头看米莎悠然自得地坐着抽烟，心里又急又气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米莎，你得想办法呀！”

“你没想出来，我就能想出来？我比你多长两副脑袋？”米莎也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来城市不久，各方面都还生疏。你是城里人，熟人多，关系多，门路广，怎能相比！你是存心让我落水吧？”

“丢那妈！狗血泼你！”米莎把手上的香烟一甩，腾地站起来，双手叉腰，向木茹步步逼来，粗鲁地大骂。“你这个乡下佬，也不向街坊邻里打听一下，从来没人敢对着老娘说一句不恭的话。想不到你这个盲头虫破例了，你是想讨打吗？告诉你，你不过是老娘脚下一只蚂蚁，只要我动一动，就收你的米簿！”娇滴滴的姑娘蓦然间变成了母老虎，张牙舞爪，气势汹汹，咄咄逼人。

木茹不禁大吃一惊。几个月来，米莎给他的印象是多么美好啊！

木茹记得刚来A城，他到城东的湖畔公园游览。公园里，花木葳蕤，湖光潋滟，亭台水榭，古朴典雅，景色秀丽。游人如织，笑语声喧。在桃榔树下，收录机正播放出悦耳的乐曲，一群男女青年欢乐地跳着舞。木茹兴趣盎然地看着他们，心里羡慕得很，暗自说：城里人真会享受！

木茹正看得出神，突然背后传来一声莺啼燕语般的呼

唤：“同志，照个相留念吧！”木茹扭头一看，是位打扮妖娆的姑娘，斜背一个照相机，踏着轻盈的脚步，张着笑脸向他走来，还说：“同志呀，这里风景多好，拍张照片够意思啦！”

木茹看她是照相行的流动服务人员；态度亲切热情，心动了，便问道：“多少钱？”

“价钱有统一的标准，不会多收你的。”姑娘说着，两眼把木茹上下打量着，接着便落落大方地来牵木茹的手：

“来来来，站在这个地方取镜头最美了，背景是湖水远树，多么有诗意呀！”

木茹那粗糙的手触及姑娘柔软嫩滑的手指，简直象触电似的，心里麻酥酥。米莎那甜甜的话语，就象那深山的叮咚泉水，使木茹心旌摇晃，不能自主，任随她摆布，姑娘后退几步，敏捷地拿起照相机，说一声“笑一笑”，便“咔嚓”一下，完成了作业。

屏气留影的木茹刚刚舒了口气，把肌肉松弛下来，姑娘却颇为遗憾地说：“哎呀，你这张照片有点美中不足。你的衣领没有翻好，有损形象呀！多照一张怎么样？”说着，又上前替木茹整理衣领，姑娘身上散发出脂腴香味，使木茹觉得十分舒畅。

“咔嚓！”又拍了一张。之后，姑娘又替木茹选择了几处背景，连续拍照。这天，木茹一共拍摄了六个镜头。

末后，姑娘收了他八块钱，并说：“我是个体户营业，属解放路西段居委会的。我叫米莎。三天以后，你来取照片。如果你工作忙，就把姓名、地址留下来，我把相片给你寄去。”

“.....”

木茹还没有拿定注意，米莎便问道：“同志，家在哪里呀？”

“繁荣街，满堂香。”木茹自豪地脱口而出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黄木茹！”

“黄木茹！”米莎复诵了一遍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但马上称赞道：“这名字好呀，乡土气息多浓！”

此刻，木茹对米莎的陌生感完全消失了，便和她闲聊起来，就象老朋友在一起似的。

约定取照片的时间还没到，米莎就提前一天送到“满堂香”来了。木茹感到惊愕，米莎解释道：“你做生意很忙，我服务上门是理所应当的。”木茹更为感动了，连忙请她吃水果。米莎毫不客气，剥开芭蕉皮，大口大口地咬。木茹想：城里的姑娘就是大方，一点不见外。米莎边吃东西，边问起“满堂香”的生意情况，并给木茹出了不少主意。那一次写稿登报宣传，提高了营业额，就是靠着米莎。

这一次十万斤西瓜生意，也是米莎出于一片好心，帮助他把事业兴旺起来的呀！近日来，是西瓜上市的旺季，街头巷尾到处是临时摆卖的摊点。为了争取顾客，大家互相压价，直降到五分钱一斤，批量购销的四分钱一斤。“满堂香”的时令商品主要是西瓜，眼下生意难做。炼钢叫木茹暂不进货，加强销售。哥哥守店，弟弟推木车到剧院旁边摆摊，但并不景气。幸亏木茹遇见米莎，她给出了主意：在本地守株待兔，倒不如冲到外面去捞世界。趁着如今本地西瓜便宜，干脆下本钱，低价买进，运到外地出售，肯定捞一把。

米莎还说，她可以做他的帮手，反正现在不干照相营业了。她还慷慨解囊拿出五百元做资金……

一件件往事，记忆犹新，她给他的印象是：热情、亲切、善良、聪明。今昔相比，判若两人，真叫木茹莫名其妙。

四

米莎的突然变态，使木茹愣了一会儿，但是，他并不害怕。他挺起腰杆，紧攥拳头，圆睁双眼，盯着对方。心想：倘若你敢作出过份的举动，老子绝不放过，最大芭蕉叶！

米莎耍了一阵威风，看木茹摆出一副迎战的架势，知道吓唬不了，不敢再“升级”。她回头走几步，一面絮絮叨叨地骂人，一面使用心思。她想：这木茹倒是有点骨头的人，不去掉这点骨头，就难成为手中的面团，以后的事就不好办了，得制服他！

她转过身来，走近木茹说：“茹仔！实话对你讲，我已想出了几个解决的办法。如果能实现，明天晚上西瓜就可以达到目的地了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，你说说。”

米莎把嘴一撇，“哼”了一声才说：“那么轻易给你说吗？”

未待木茹张嘴，她又傲慢地说：“要我说也可以，你在我面前三鞠躬，给我点上烟，我就慢慢给你说。”

“白日作梦，不要脸的东西！”木茹知道米莎有意戏弄他，愤愤地说。

“你……”米莎气得嘴唇打哆嗦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她

怒火中烧，咬牙格格地要上去给木茹两记耳光。

突然，离他们一丈多远的地方有人拍掌说道：“哈哈，水冲龙王庙，自家人打架，你们搞什么名堂？”

木茹扭头一看，原来是“鲨鱼头”。前几天，是米莎介绍他跟木茹认识的，并担任了这宗西瓜生意的“联络员”。

“鲨鱼头”中等身材，推个平头，额角有道刀伤的疤痕。方脸高鼻，粗眉大眼。他精力充沛，迈着坚实的步伐走来，后面跟着象猴子一样精瘦的小个子。见木茹和米莎都不说话，“鲨鱼头”摆出一副长者的架势教训他们道：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不尽快把西瓜弄到火车站托运，却在这里吵架。我以为你们把事情都办得妥妥贴贴了，吃过晚饭就心安理得地到新星茶座灌水。肚子胀了，才转到米莎家看一看。摸了门钉，我不得不到这里来。一看什么都明白了：你们都是废物！”

木茹连忙把运输“卡壳”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这丁点的小事有什么难办呢？”“鲨鱼头”趾高气扬、满有把握地说：“古老的话是‘有钱使得鬼推磨’，如今的话叫‘运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’。火车站不赏脸，我们自己找汽车运嘛。这叫做‘蛇有蛇路，甥有甥路’！”他接着喊了一声：“马溜四！”

“鲨鱼头”身后的小个子应一声“嗯”！立即抢到“鲨鱼头”面前来，奴气十足地等候吩咐。

“鲨鱼头”果断地说“你立即到第五运输公司找二哥，睡觉了也要把他从床上拉起来，传我的话：明天早上，找五部带拖斗的‘东风’到中心广场旁边运西瓜！”

“是！”“马溜四”应了一声，拔腿便走。

“跑步前进！”“鲨鱼头”嫌“马溜四”走得太慢，喝了一声。“马溜四”象个机器人一样听从操纵，立即大步跑动。

“鲨鱼头”得意洋洋地对木茹一摊手，说道：“茹仔！你看没事了吧！？”

木茹自然感到高兴，连声说：“就这样办，就这样办，没事了！”

“好，我该回去睡觉了。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上路。你跟米莎在这里看守西瓜吧！”

“鲨鱼头”说完就要走，米莎象发疯似的直扑上去，大骂说：“好个臭鲨鱼，你自己会享福，却要我在这里熬夜挨淋。你坏透了！”她一面骂着，一面捶打“鲨鱼头”，而且还使劲拧他的耳朵。原先象头雄狮似的“鲨鱼头”，这时骤然变成了小绵羊，“哟哟哟”的直叫，向米莎求饶。

木茹一方面敬佩“鲨鱼头”的神通广大，一方面对他和米莎莫名其妙的关系感到困惑，愣愣地看着他们打闹，心里嘀咕着：“城里人是这样子的！……”

火车站的大钟鸣了十响，整座城市就象个顽皮的孩子一样，蹦蹦跳跳了一天，身体疲劳了，活动力在渐渐地减弱。街上的行人和往来的车辆稀少了；原先灯火通明的百货大楼关了灯，象一个老人闭上眼睛打盹。突然，“轰隆”一声响雷在广场的上空炸开。

木茹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对米莎和“鲨鱼头”诚恳地说：“快下雨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！我自己在这里看守西瓜。”他完全出于对别人的关心。

“鲨鱼头”象得了救星似的，连忙说：“好！木茹真够